

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

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
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 蔣含弘
子韋

子韋，宋景公之史。當景公之世，有善星文者，許以上大夫位，處於層樓延閣之上，以望氣象，設以珍食，施以珍衣。食則有渠餐之覺，煎以桂醴，叢庭之鵠，承以蜜渠，淇漳之醴（《拾遺記》三醴作醴），脯以青茄。九江之珠璣。爨以蘭蘇，華清夏結。鹿以織縞（華清井水之澄華也），饗人視時而扣鍾，伺食而擊磬（言每食輒擊鐘磬也）。懸四時之衣，春夏以金玉為飾，秋冬以翡翠為溫。燒異香於壇台之上。忽有野人被草笈，扣關而進曰：「聞君愛陰陽五行玄象經緯之秘，請見。」景公延之崇堂。語則及未來之兆，次及已往之事，萬不失一。夜則觀星望氣，晝則執算披圖，不服寶衣，不甘奇食。景公謝曰：「今宋國喪亂，微君何以輔之？」野人曰：「德之不均，亂將及矣，修德以乘仁，則天應之祥，人仰其化。」景公服其言，賜姓曰子氏，名之曰韋也。錄曰，宋子韋世司天部，妙觀星律。抑亦梓慎、裨灶之徒也。景公待之若神，禮以上列，服以絕世之衣。膳以殊方之味，雖復三清天廚之旨，華蕤龍袞之服，斯固為陋矣。春秋生以賜姓，亦緣事顯族，乃號為司星氏。至國之末，著陰陽之書，其事出班固藝文志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趙廓

武昌趙廓，齊人也。學道於吳永石公，三年，廓求歸，公曰：「子道未備，安可歸哉？」乃遣之。及齊行極，方止息，同息吏以為法犯者，將收之。廓走百餘步，變為青鹿。吏逐之。遂走入曲巷中。倦甚，乃蹲憩之。吏見而又逐之，復變為白虎，急奔，見聚糞，入其中，變為鼠。吏悟曰：「此人能變，斯必是也。」遂取鼠縛之，則廓形復焉，遂以付獄。法應棄市，永石公聞之，歎曰：「吾之咎也。」乃往見齊王曰：「吾聞大國有囚，能變形者。」王乃召廓，勒兵圍之。廓按前化為鼠，公從坐翻然為老鴟，攫鼠而去，遂飛入雲中。（出《列仙傳》）

樊英

漢樊英，善圖緯，洞達幽微。永太中，見帝。因向西南嘆之，詔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成都今日火。」後蜀郡言火災，正符其日。又云，時有雨從東北來，故火不大為害。英嘗忽被發拔刀，斲擊舍中，妻怪問其故，英曰：「郗生遇賊。」郗生者名巡，是英弟子，時遠行。後還說，於道中逢賊，賴一被發老人相救，故得全免。永建時，殿上鍾自鳴，帝甚憂之，公卿莫能解，乃問英，英曰：「蜀岷山崩，母崩子故鳴。非聖朝災也。」尋奏蜀山崩。（出《英別傳》）

楊由

後漢楊由，善占候，郡文學掾。曾從人飲。敕御者曰：「酒若三行，便宜嚴駕。」既而趨去。後主人舍，忽有鬥相殺者。或問何以先知之，由曰：「向者社木上鳩鬥。此鬥兵之象也。」其言多類此。（出《後漢書》）

介象

吳介象字元則。與吳王論膾，何者最美，象曰：「海中鱷魚為上。請於殿前作方坎，汲水滿之。」象垂綸於坎中，食頃，得鱷魚，作膾。（出《建康實錄》）

郭璞

晉陳述字嗣祖，有美名，為大將軍掾，甚見愛重。及亡，郭璞往哭之，甚哀，乃呼曰：「嗣祖，焉知非福。」俄而大將軍作亂，如其言。（出《世說新語》）

庾詵

齊新野庾詵，少孤，以讀書自業，玄象算數，皆所妙絕。武獻公蕭穎胄疾篤，謂詵曰：「推其曆數，當無辜否？」答曰：「鎮星在襄陽，荊州自少福，明府歸終於亂代。齊名伊霍，足貴子孫。有何恨哉。」公曰：「君得之矣。但昏主狂虐，人思堯舜。恨不見清廓天下，息馬華山也。」歎歎而終。果如其言。穎胄，赤斧之子。（出《談藪》）

張子信

齊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也。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，忽有鵲鳴，鬥於庭而墮焉。子信曰：「鵲聲不善，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，歷樹間，拂堂角。必有口舌事。今夜若有人相召，慎不得往。」子信既去，果有風至，儼使召永洛，且云敕喚。永洛欲赴，其妻勸令勿出。因稱馬墜折腰，遂免於難。（出《三國典略》）

管輅

魏管輅曾至郭恩家，忽有飛鳩來止樑上，鳴甚悲切。輅云：「當有客從東來相探候，攜豕及酒，因有小故耳。」至晚，一如其言。恩令節酒慎燔。既而射鷓作食，箭發從籬間，誤中數歲女子，流血驚怖。（出《魏志》）

籌禪師

隋煬帝宴秘書少監諸葛穎於觀文殿，帝分御杯以賜穎。乃曰：「朕昔有籌禪師，為之合諸藥，總納一竹筒藥內，取以帽簪插筒藥中，七日乃拔取。以對賓客飲酒，杯至，取簪以畫酒，中斷。飲一邊盡，一邊尚滿，以勸賓客，觀者皆以為大聖稀有之事。」（出《大業拾遺》）

李淳風

唐太史李淳風，校新歷，太陽合朔，當蝕既，於占不吉。太宗不悅曰：「日或不食，卿將何以自處？」曰：「如有不蝕，臣請死之。」及期，帝候於庭，謂淳風曰：「吾放汝與妻子別之。」對曰：「尚早。」刻日指影於壁：「至此則蝕。」如言而蝕。不差毫髮。太史與張率同侍帝，更有暴風自南至。李以為南五里當有哭者，張以為有音樂。左右馳馬觀之，則繩法葬者。有鼓吹。又嘗奏曰：「北斗七星當化為人，明日至西市飲酒，宜令候取。」太宗從之，乃使人往候。有婆羅門僧七人，入自北門，至西市，候

樓，命取酒一石。持碗飲之，須臾酒盡，復添一石。使者登樓，宣敕曰：「今請師等至宮。」胡僧相顧而笑曰：「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。」因謂曰：「待窮此酒，與子偕行。」飲畢下樓，使者先下，回顧已失胡僧。因奏聞，太宗異焉。初僧飲酒，未入其直，及收具，於座下得錢二千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及《紀聞》）

袁天綱

唐則天之在襁褓也，益州人袁天綱能相。士護令相妻楊氏，天綱曰：「夫人當生貴子。」乃盡召其子相之。謂元慶、元爽曰：「可至刺史，終亦屯否。」見韓國夫人曰：「此女大貴，不利其夫。」則天時在懷抱，衣男子衣服，乳母抱至。天綱舉目一視，大驚曰：「龍睛鳳頸，貴之極也。若是女，當為天下主。」（出《感定錄》）

安祿山術士

唐安祿山多置道術人，謂術士曰：「我對天子亦無恐懼，唯見李相則神機悚戰，即李林甫。」術士曰：「公有陰兵五百人，皆銅頭鐵額，常在左右，何得畏李相公。」又謂祿山曰：「吾安得見之？」祿山因表請宴宰相，令術士於簾下窺之。驚曰：「吾初見報相公來，有雙鬟二青衣，捧香炉先入，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。皆穿屋逾垣而走。某亦不知其故。當是仙官暫謫居人間也。」（出《逸史》）

桑道茂

唐盛唐李鵬遇（遇原作通，據北夢瑣言改）桑道茂。曰：「長官（官原作安，據明抄本改）只此一邑而已，賢郎二人，大者位極人臣，次者殆於數鎮，子孫百世。」後如其言。長子石，出入將相，子孫二世及第。至次子福，歷七鎮，終於使相。凡八男，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，諸孫皆朱紫。建中元年，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。列象龜別，內分六街，德宗素神道茂言，遂命京尹嚴郢發眾數千，與六軍士雜往城之。時屬盛夏，而土功大起，人不知其故。至播遷都彼，乃驗。朱泚之亂，德宗幸奉天，時沿邊藩鎮，皆已舉兵扈蹕。泚自率凶渠，直至城下。有西明寺僧，陷在賊中，性甚機巧，教造攻城雲梯，高九十餘尺，上施板屋樓櫓，可以下瞰城中。渾瑊、李晟奏曰：「賊鋒既盛，雲梯甚壯，若縱近城，恐不能御。及其尚遠，請以銳兵挫之。」遂率王師五千，列陣而出，於時束蘊居後，約戰酣而燎。風勢不便，火莫能舉。二公酌酒祝詞曰：「賊泚包藏禍心，竊弄凶德，敢以狂孽，來犯乘輿。今擁眾脅君，將逼城壘。某等誓輸忠節，志殄妖氛。若社稷再安，威靈未泯，當使雲梯就蕪，逆黨冰銷。於是詞情慷慨，人百其勇。俄而風勢遽回，鼓噪而進，火烈風猛，煙埃漲天，梯燼賊奔。德宗御城樓以觀，中外咸稱萬歲。及克京國，二公勛積為首，寵錫茅土。匡扶社稷，終始一致。李西平有子四人，皆分節制，忠崇榮顯。初。晟於左賁效職，久未遷超。聞桑道茂善相，齎絹一匹，凌晨而往，時傾信者甚眾，造詣多不即見之。聞李在門，親自迎接，施設酒醴，情意甚專。既而謂曰：「他日建立勛庸，貴甚無比。或事權在手，當以性命為托。」李莫測其言。但慚唯而已。請回所賦謙，換李公身上汗衫，仍請於衫上書名，雲他日見此相憶。及泚叛，道茂陷賊庭，既克京師，從亂者悉皆就戮。時李受命斬決，道茂將欲就刑，請致詞，遂以汗衫為請。李公奏以非罪，特原之。司徒杜佑曾為楊炎判官，故盧杞見忌，欲出之，杜見道茂曰：「年內出官，則福壽無疆。」既而自某官，九十餘日出為某官，官名遺忘，福壽果然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鄉校叟

唐宰相竇易直，初名秘，家貧，就鄉校授業。而叟有道術，人不之知。一日向暮，風雪暴至。學徒歸不得，宿於漏屋下。寒爭附火，惟竇寢於側。夜分，叟自扶竇起曰：「竇秘，君後為人臣，貴壽之機，勉勵自愛也。」及德宗幸奉天，方舉進士，亦隨駕而西，乘蹇驢至開遠，人稠路隘。城扉將闔，公懼勢不可進。忽一人叱驢，兼捶其後，得疾馳而出。顧見二黑衣卒，呼曰：「秀才已後莫忘閭情。」及升朝，訪得其子，提挈於吏中甚達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相骨人

唐貞元末，有相骨山人，瞽雙目。人求相，以手捫之，必知貴賤。房次卿方勇於趨進，率先訪之，及出戶時，後謁者盈巷。睹次卿已出，迎問之曰：「如何？」答曰：「不足言，不足言，且道個瘦長杜秀才位極人臣，何必更云。」或有退者。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也。（出《嘉語錄》）

田良逸蔣含弘

唐元和初，南嶽道士田良逸、蔣含弘，皆道業絕高，遠近欽敬。時號田蔣君。以虛無為心，和煦待物。不事浮飾，而天格清峻，人見者褊吝盡去。侍郎呂渭、楊憑。相繼廉問湖南，皆北面師事。潭州大旱，祈雨不獲，或請邀致。楊曰：「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？」不得已迎之。先生蓬首弊服，欣然就車，到郡亦終無言，即日雨降，所居岳觀，建黃篆壇場。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，弟子請祈晴，田亦無言，岸幘垂發而坐。及行齋，左右代整冠履，扶升壇，天即開霽。常有村姥，持碧綉襦以奉，對眾便服之，坐者竊笑，不以介意。楊常迎至潭州。田方跣足，使至，乘小舟便行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，即坐階砌著襪，傍若無人。楊再拜，亦不止之。時喜飲酒。而言不及吉凶是非。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，使候田，遺銀器，受之，便悉付門人作法會。使還曰：「報汝阿郎，勿深憂也，未幾量移杭州長史。」未嘗乾人，人至亦不逆，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。與呂渭分最深，後郎中呂溫刺衡州，因來謁之，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，及溫入，下床拊其背曰：「你是呂渭兒子耶。」溫茫然降階，田亦不止。其真樸如此。母為喜王寺尼，尼眾皆呼先生為師。常日負薪兩束奉母，或有故不及往，即弟子代送之。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，因以告媪。曰：「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，不足畏也。」蔣君混元之器，雖不及田，而修持趣尚，亦相類。兄事於田，號為莫逆。蔣始善符術，自晦其道，人莫之知。後居九真觀，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，不及期還，詰其故，雲於山口見一巨獸當路，良久不去，以故遲滯。蔣曰：「我在此庇伊已多時，何敢如是？」即以一符置所見處。明日，獸踏符下。蔣聞之曰：「我本以符卻之，使其不來，豈知不能自脫。既以害物，安用術為？」取符本焚之，自此絕不復留意。有歐陽平者。行業亦高，又兄事蔣，於田君即鄰入室。平一夕夢三金炉自天而下。若有所召。既寤，譖告人曰。二先生不久去矣，我繼之。」俄而田蛻去，蔣次之，平亦逝（逝原作游，據因話錄四改）。桐柏山陳寡言、徐靈府、馮雲翼三人，皆田之弟子，衡山周混沌，蔣之門人。陳徐在東南，品第比田蔣，而馮在歐陽之列。周自幼入道，利（因話錄四利作科）法清嚴，今為南嶽首冠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